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，第十八頁倒數第二行，從最後三個字看起：

【凡夫初學邪正未分。魔網入心欺誑行者。又無師匠諮問莫憑。依四魔功將為正道。日月經久邪見既深。設遇良緣終成難改。沈淪苦海出離無由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大師這一段非常感慨的言辭，我們今天在一千多年之後，看到大師這幾句話，確實就說到我們現前的社會、現前的佛法。我們都是初學的人，確實沒有能力分辨邪正，世尊在《楞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講末法時期，也就是講我們現代，說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我們用什麼標準來辨別？世尊慈悲，給我們說出四種清淨明誨，那就是邪正的標準。總的來說，依照經典所說的理論、方法去修學，契入的境界與經典上所講的相應，這就是正法。如果我們廢棄戒律，曲解經典的理論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與佛菩薩的境界完全相違背，這就是邪法。所以我們也很痛心，這麼多年的修學，總算是幸運，遇到的是真正善知識，接受老師的指導。最後老師教導我們，發心做印光大師的私淑弟子，尊崇大師的教誨。

大師一生的行持，他老人家常說的四句話就全代表了，這四句話是大師的傳法心印，普遍的弘傳，誰能夠接受依教奉行，就是大師的法子，傳法弟子，這是正法。大師常說的四句話，我相信諸位都知道，很多人也都能說出，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信願持名，求生淨土」，這四句。「敦倫盡分」，敦是和睦，倫就是人際關係，天倫，天然的，這不是哪個發明、哪個人創造的，哪個人制定的，都不是，天然的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

朋友有信，統統能做到，這叫敦倫。盡分，我們在講席裡也多次的提到，也勸導大家，我們每個人這一生當中有正當的職業，無論你是哪個行業，你自己要把你本分做好，與不同行業的互助合作，這個社會就和諧，天下就太平，這是敦倫盡分。儒釋道三家都講究，尤其儒講得透徹。這一句要做得圓滿，我們說個很具體的，把《弟子規》倫理道德的教育落實，變成我們的生活習慣，敦倫盡分這一句做到了。「閑邪存誠」，閑邪，邪就是邪道，邪知邪見、邪說邪行，這兩個字要做到，標準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印光大師一生極力提倡的。我們用什麼來閑邪？閑是防止，防止邪知邪見、邪說邪行，要用因果教育。人人明因果，就不敢有邪念、有邪行，為什麼？會招來惡報。因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報。存誠，誠是真誠，真誠表現在哪裡？給諸位說，表現在十善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誠。大師這兩句話，就是我們最近這幾年極力提倡的扎根教育，儒釋道的三個根，敦倫盡分是儒的根，閑邪是道的根，存誠是佛的根。你不從這上認真去做，這兩句話念是念得很熟，沒法子落實。所以這三個根要真正做到，百分之百的做到，那你就是很圓滿了。

由這個基礎，大師引導你歸心淨土，勸導我們信、願、持名，這是淨土的三個基本條件，古德講叫三資糧，信願行，持名是行。對淨土法門要生起信心，一絲毫疑惑都沒有。釋迦牟尼佛勸導我們，《彌陀經》不長，四次勸導，勸我們求生淨土。我們真信，十方諸佛讚歎就是幫助釋迦、彌陀勸人，十方佛都勸，這能不信嗎？要發大願，發菩提心，什麼叫菩提心？藕益大師講得太好了，印光大師讚歎備至。古大德講菩提心講得太深，初學的人聽不懂，講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講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，人家聽不懂。藕

益大師講得好，真正發心求生淨土，這個心就是無上菩提心，我們印祖鼓掌，說得太好了！所以我們想想，真正發菩提心，我不再在這個世間住，我把這個世間所謂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心求生淨土，這個心就是無上菩提心，講得太好了。這裡面，經上講的三心，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具足了；論上講的三心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具足了。蕩益大師講得好！簡單明瞭一句話。

特別現在在我們這個世界，這世界太苦，你還想再來嗎？再來可以，再來要像佛菩薩一樣，明心見性之後再來，不迷了。來幹什麼？來救苦救難，來普度眾生的，不是受報的，這個道理我們要懂、要明瞭。萬緣放下，這個放下真的是要從境界裡去鍛鍊，你才真放下，你沒有通過實際上的訓練，你怎麼知道你沒放下。我這一生當中非常感激章嘉大師的教誨，他老人家告訴我，他說你的一生佛菩薩替你安排，只要真正發心學釋迦牟尼佛弘法利生，這一生佛菩薩替你安排。所安排的都是訓練，教你放下。一個人，我相信都有好逸惡勞的習性，這是習慣，無始劫來養成這個習慣，有許多自己歡喜的東西，不容易放下，可是環境到的時候，你不能不放下。韓館長往生之後，我們景美這個道場，經營了十幾年，就這麼個小地方，我們也很安心，沒有貪心，就這一點小地方也得要放下，佛菩薩安排的，時勢逼著你不能不放下。我們在美國也有兩個小地方，達拉斯建個小道場，古柏帝諾建個小道場，我們也就想可以能夠在這裡安居，在這邊終老，一生在這邊弘法利生，安居樂業；逼著你非放下不可，去過流浪生活。我們離開台灣、離開美國，我心裡很清楚，我們對這個地方還有一點留戀，世尊來考驗考驗。到新加坡，新加坡我就有警覺性了，我們到達新加坡那天，我跟我們的同學說，我們二十多個同學跟著我一起去的，李木源歡迎，給我們安頓，在那邊講經教學。我就給這些同學們講，因為我們離開台灣、

離開美國這些經驗，從這裡得到警覺。我說我們這一次到新加坡來，我們非常感激新加坡的護法，新加坡有兩個大護法，內護李木源居士，外護李光耀先生，這兩個人要有一個人有了問題，我們就得離開新加坡，又要去流浪了。我的話說得很清楚。大概住了三年半不到四年，將近四年，問題出來了，不能不走。這一次也相當殊勝，離開之後，澳洲同修們歡迎我們，布里斯班台灣的華僑很多，悉尼（雪梨）那邊是廣東、香港的，我們在那邊成立一個淨宗學會。淨宗學會早就成立了，我們移民到澳洲。澳洲能不能長住？人緣好，政府的領導從聯邦到地方都歡迎。我們住在圖文巴這個小城，這個小城大家知道是澳洲基督教的聖地，除基督教從來沒有其他宗教，我們進去了。最初他們並不表示歡迎，我們展示我們真誠的愛心，現在十年了，關係處得非常之好，地方的領導、地方的居民，對我們這個小團體都出自於真誠的讚歎。

我勉勵我們的同學，要在經教上下硬功夫，要真幹，如果我們能夠有十個、二十個老師，我們可以在那邊辦佛學院，甚至於辦宗教大學。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十個以上優秀的師資，我不敢做。如果做，沒有成績做出來，不如不做。真正有好的師資，師資是確實發真心，不為自己，確實是放下名聞利養，放下貪瞋痴慢，放下五欲六塵的享受，放下一切不善的習氣，我們的道業就能成就，就能感動三寶加持，龍天善神擁護。你個人的道業能成就，你發心弘護正法，幫助正法久住，這個願望一定能夠圓滿。在澳洲，我們得到朝野的贊助，所以在那邊辦宗教大學，或者辦多元文化大學，都沒有問題，都沒有障礙，大家都歡迎，大家都歡喜。現在我們不敢做，就是缺乏師資。我們學佛，或者是學習任何宗教，學習古聖先賢的傳統教育，最重要的就是基礎，扎根教育。這個根就是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》，有這個基礎，無論學哪一門東西沒

有一個不成就的。會破壞你的成就、會破壞你的功德是什麼？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，這個東西不能夠徹底放下，決定是障礙，決定是毒素，現在人講的是病毒。

大師說得很好，『魔網入心』，魔網是什麼？現在我們常常講的網吧，你想是不是魔網？入誰的心？特別是青少年，嚴重！網路，網路比電視還厲害。在台灣我現在還不了解，沒問過，我在美國住的那些年我曉得，美國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就學電腦，就跟網吧結上緣。我怎麼知道的？韓館長的外孫念一年級，我看到了。學校裡教的功課不多，網路上的信息太多了，他全都看到了。小朋友晚上睡覺的時候蒙著被子，在被子裡面看，媽媽看了，你怎麼這麼用功，好好睡覺。她不知道他在看網吧。你想想看這個多可怕，可以說是他是網路長大的，你看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研究所畢業，沒有一天離開它，這不叫「魔網入心」嗎？我前天看到大陸上「唐山企業家論壇」的光碟，一共有三片，我看到一段，山東電視台有一位導演呂先生，他在山東電視台有個欄目「天下父母」。他跟大家做報告，跟大眾分享，題目是「電視影響人心」，那個傷害有多大，他在做懺悔、做報告。他這個節目「天下父母」，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，最初做還提心吊膽，為什麼？怕一般人歧視、批評，壓力很大。結果沒有想到，這個節目播出之後非常受歡迎。他說得很好，他這個節目對象是四十歲到六十歲的人，看這個節目，年輕人不會看這個吧！沒想到居然年輕人佔大多數。現在這個節目受到國家的獎賞，省市縣各級領導的讚歎，現在他可以大膽去做，不再有顧忌，好事！他說非常可惜，在中國大陸上，你看電視台那麼多，十三億人看電視，正法的就這一家。其他電視台都為著收視率、爭取廣告，什麼它都播，我們常講暴力色情、殺盜淫妄。我聽了他的報告很受感動，以我們佛法說，這是菩薩現世，救苦救難。有許多感動

的人，自動自發的替他宣傳，勸大家不要疏忽了看這個節目。他現在發心想做一個村，把中國傳統的孝道做出來，做一個典型，做一個模範，像我們過去在廬江湯池做的那個方式一樣，好！太好了，值得我們讚歎。這個點他真的要做出來，我們會全心全力支持他。

今天弘揚傳統文化、弘揚正法，不做出一個典型、樣子來不會起作用。就是我們今天利用衛星電視，利用網際網路，也只能做到宣揚、宣傳的效果，讓大家對傳統文化、對宗教教育有一個認知，很難起作用。起作用必須要做出一個實驗點，讓社會大眾看了，親眼看到了，他的信心才生得起來，願心才生得起來。佛教也不例外，也要把它做出來。我記得我好像是在八〇年代晚期，我第一次回到中國，在北京訪問趙樸初老居士，我們也是同鄉，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談了四個多小時，討論到這些問題。我給趙會長說，現在整個社會的形勢，中國大陸也不例外，過去這些道場、寺院庵堂還能不能夠做為修行道場用？不能，為什麼？觀光客太多。尤其是千年古剎，真的是變成觀光旅遊的重點，從早到晚旅客川流不息。接應這些旅客都叫人身疲力盡，哪有時間去念佛？哪有時間去讀經？所以我跟趙樸老建議，中國這些千百年的道場統統做為觀光旅遊的機會教育，這麼樣的一個道場。旅客來旅遊的時候把佛教介紹給他，佛教的歷史、佛教的教義，佛教對於家庭、社會、國家、人類的貢獻，讓這些導遊都能夠說得出來。他們來觀光旅遊，對佛教也有了正見，真正的理解，好事情，做機會教育，這古老的傳統文化。

真正修行的道場要重建，不能再用現在的地方，要造一個沒有人去的，不要多。現在交通方便，資訊發達，中國佛教十個宗派，建十個道場，一個宗派建一個道場。建的方式模仿外國的大學城，一個道場將來慢慢就是一個城市，譬如淨土宗，淨土宗的大本山就是一個城市。這個城市裡面分成兩個部分，一個部分是學術，研究

的，稱之為學院，像我們淨土宗淨宗學院；另外一個部分，是提供給信徒們修行的，淨宗學會。把寺院庵堂這個名稱我們都不用，那是過去的，古代的。老的寺院庵堂還用它，那是歷史，那是文物，那是古蹟，那個可以做為觀光旅遊的地方。新建的道場用學院、學會兩個部分，學院就是大學，學會就是真正修學的場所，都集中在一起。樸老聽到很歡喜，確實那時候我們見面他年歲已經太大了，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他對我這個想法很讚歎、很歡喜。學院跟學院連起來就變成一個佛教大學，如果再向外擴展，變成宗教大學，每個宗教是一個學院。在中國國家承認五個宗教，五個學院，另外再增加一個管理學院，因為道場需要培養管理人才，六個學院組成一個中國佛教大學，是好事情！宗教與宗教之間自然就團結起來，隔閡與矛盾全部都化解。大家在一起學習，宗教概論裡面一定會討論到各個不同宗教的教義，那是共同科目，都要學習的。我學習佛教，也懂得道教，也懂得伊斯蘭教，也懂得印度教，都涉獵了。你細心去研究，所有宗教的教義大同小異，它的方向、目標完全相同。從最淺顯的來說，就像雍正皇帝所講的，總不外乎勸人為善，沒有宗教勸人作惡的，共同方向，共同目標。不相同的，那是在過去，過去交通不發達，閉塞，沒有資訊，這些大聖大賢在一個地方，受他的地方上的歷史文化淵源的約制，所以他有不同的方式，可是在理論、方向、目標沒有不相同的。這麼多年來，我也是常常在口中提出宗教大學、多元文化大學，現在還沒出現，我們希望在下一個十年裡面能出現就好了。

所以，我們看到「魔網入心」這一句，感觸很深。我們也要懂得利用，那個魔字換個佛字多好？現在宗教確實，聖賢教育、宗教教育要利用這些高科技的工具，把正法通過這種工具送到每個人的家裡，送到每個人的心裡，這就是諸佛菩薩的大慈大悲，幫助眾生

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老師非常重要，沒有老師我們怎麼會成就？現在真正的老師找不到了，這是什麼原因？眾生福薄，把倫理、道德、因果疏忽了，所以聖賢人不來。不能說世間沒有佛菩薩，我們學佛的人相信，佛菩薩在這個苦難的世界一定有很多都住世。住世怎麼樣？不敢弘揚正法，為什麼？弘揚正法沒有人接受，而且還有障礙，你還會遭到嚴厲的批評、排斥。佛菩薩用什麼方法？和光同塵，恆順眾生，順著你，遇到機緣給你說幾句正法，不痛不癢，這種方式總要有相當長的機會，這個聽的人忽然覺悟了。就像我早年剛剛開始學佛，不相信戒律，我只學經、學論，不學戒律。為什麼？有個很錯誤的觀念，戒律是三千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規範，學這個幹什麼？學著去當印度人，去當三千年前印度古人，這個我們辦不到。看到別的持戒人還笑話他、還批評他，我們是過來人，清楚。章嘉大師善巧方便，他知道，所以在我面前不談戒律，喜歡經就談論經，喜歡論就研究論，不談這個，放一邊。可是他常常提醒我一下，輕描淡寫，我們課完了之後離開，向老師告辭。老師很慈悲，他會送我到門口，送到門口輕輕給我說一句話，「戒律很重要」，我們聽了也沒在意。

三年了，他老人家圓寂了，北投那邊做個小的火化爐，像個小塔一樣，在那邊火化。甘珠活佛帶了一批人，跟他的弟子，在那邊搭幾個帳篷，守了七天。我那個時候在工作，我請了三天假，我在帳篷住了三天，反省。老師我跟他三年，他教了我些什麼？第一個印象「戒律很重要」，這個話他總講了幾十遍，印象深刻。他為什麼會講這一句？我們對戒律沒討論過，我就想，如果不是真的很重要，他不會反覆叮嚀幾十次。我很認真想這個問題，以後就想通了，大概是因為我過去把佛家戒律跟儒家的禮同等的看待。我們中國傳統的禮，夏商周就不一樣，為什麼？每個時代從意識形態到生活



起居都不相同，有可以遵循的，有的改動了。像現在國家的法律，包括憲法，過個若干年，社會形態變了，憲法裡的條文都可以修改，常常修改它才能適用。那個時候是這麼個觀念，戒律也應該是隔一段時期要修改的，不同的地區、不同的時代，戒律的精神可以不變，做的這些方法應當要改，腦子裡是這麼些東西。

後來想想章嘉大師這句話意思很深，才想出一個什麼？大概這是聖凡的標準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傳的禮，那是人間的標準，想出這麼一點。我們要轉凡成聖，這是凡聖的標準，除非你不想做聖人，我想出這麼個道理。有了這個道理支持，我就看戒律的書，你為什麼要看這個？他這個戒律是不能變的。佛家四個根本大戒，超越時間、超越空間，這個四大戒所有宗教裡全都有。第一個是不殺生，其他宗教裡面叫不殺人，佛教講的不殺生，說的範圍更廣，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，這四條所有宗教經典裡面都有。這些宗教的創始人沒見過面、沒開過會，為什麼制定戒律這四樣都相同？在佛法講這是性德，一切眾生自性裡頭本有的。就像我們這部論典裡面前面講的四德，四德這些戒律的範圍是第二條，「威儀有則」，則就是戒律、就是規矩、就是典範，我們行住坐臥、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要合規矩。這規矩是什麼？規矩是性德，自性裡頭本有的。我們中國老祖宗講得好、講得清楚，簡單扼要，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你看多清楚。五倫是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這是自然的，絕不是哪個人發明的。五常，仁義禮智信，這是性德，基本的。再把它細分一點就是四維八德，四維是禮義廉恥，八德是忠孝仁愛、信義和平，前面是重複的，忠孝仁愛、信義和平、禮義廉恥裡頭有四個，八德裡面除了這四個，十二個字，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仁愛和平。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要跟它相應，這正，這標準。不相應呢？不相應就是邪，邪正就有了標準。所以，五倫

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是性德，威儀有則，則是什麼？這四種就是原則。在佛法裡面有十善業道、六和、六度、普賢十願，也很簡單，不複雜，原因是便利我們容易記住，時時刻刻在起心動念之處，能夠提得起，能夠想得到。這叫觀照，這是標準，不能離開標準太遠，那就叫威儀有則。

我們今天找不到老師，我們曉得有佛菩薩示現在世間，我們肉眼凡夫不認識，他也不會暴露身分。這些人肯定是好人，他會教我們，他不教我們信他，為什麼？那些邪師都會叫人信他。所以真正善知識不會教人信他，他會教什麼？你去信經教，你去信古人，這個好！經教、古人是他肯定的，信經教、信古人就是信他。你看李老師教我信淨土，信《無量壽經》、信《阿彌陀經》蓮池大師、蕩益大師、幽溪大師的註解，給我介紹三個註解，信印光大師，他不說自己。這是末法時期我們怎樣辨別真善知識，這個重要。我們沒有個人的名聞利養，我們只希望一切眾生能夠改邪歸正、能夠斷惡修善，他這一生真正能夠覺悟，這就好了，目的就達到了。他喜歡哪一部經典，這部經典確實《大藏經》裡有的，我們歡喜讚歎，不必要勸他改，那就錯了。佛一再告訴我們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，不用改，喜歡什麼就照哪個經學，肯定能成就。我們雖然學的經、依據的經論不一樣，可是我們都是走的成佛之道，我用這個方法能達到，他用那個方法也能達到，這就行了。

為什麼依古人？古人的成就是多少大德、善知識所肯定的，那就沒錯。現在人為什麼我們不勸他？現在人他的言行、他的方法，還沒有得到許多大德、善知識的肯定，我們是肉眼凡夫不認識，不可以批評，我們不認識。過去這些大德，他們東西已經被肯定了，我們怎麼知道被肯定？有個標準，他的這些著作要是收入《藏經》，那就是被肯定的。現在印《大藏經》很多，我們的著作也可以印

進去，那不就被肯定了嗎？李老師告訴我，他說真的，現在人印《大藏經》，自己的東西、他熟悉的朋友、好朋友的東西他都把它放進去，問題就來了。他告訴我，要看古本的《大藏經》，這是個標準。我們中國古時候最晚印的《大藏經》，是乾隆皇帝他發起的，叫《龍藏》，這在中國過去《大藏經》。所以我們要看看《龍藏》目錄上有沒有，如果有，這就被肯定了，《龍藏》目錄上沒有，那就有問題。可是《龍藏》之後，還有一些大德的好東西沒有收進去，我們如果說是在經教裡面奠定了基礎，你自然就有底子，你就能夠辨別。

印光大師的東西是近代的，沒有放進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李老師介紹給我的也是近代一些高僧大德所肯定的。我們學佛，特別是初學，應當要學哪些經教，印光大師也給我們列了個單子，提供給我們做參考。他老人家偏重淨土，我們要知道，他所列舉的這個單子，不是專門淨土的經典，那就是共同科目，這個我們要懂。無論學哪一宗學哪一派，共同科目是應當要學習的，這是你的基礎，不能夠忽略的。特別是戒律，閑邪存誠，敦倫盡分，重要！我把他這兩句話落實在儒釋道的三個根，很重要。另外他老人家一生特別提倡的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他老人家對《安士全書》讚歎備至，他認為是近代這一個世紀以來最好的一本書。得到印光大師這樣讚歎不容易，他這個讚歎就是告訴我們，《安士全書》是人生必讀，多重要。實在講，佛學班、佛學院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科目才正確，尤其是淨土宗的學人，為什麼？淨土宗祖師提出來的，近代提出來的，那就非常適合於現代人，現代人千萬不能疏忽。

《安士全書》講什麼？講倫理、講道德，特別著重因果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印光大師一生這樣提倡因果教育，應該是從《安士全書》裡面得到的靈感。我們學淨土的人，學了多年，為什麼對於往生信心

沒有？缺乏這個基礎。《安士全書》一共是四篇，第一篇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，這個部分跟《太上感應篇》相同，專講因果；第二個部分「萬善先資」，專門講戒殺；第三個部分「欲海回狂」，講戒淫，我們講戒律裡面，這兩條特別提出來，說得詳細；最後一部分「西歸直指」，勸人念佛求生淨土，這是《安士全書》的內容。我們今天學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對於因果模糊、不清楚，對於戒律沒有認真、沒有重視，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。如果有《安士全書》這個課程做基礎，念佛功夫就得力，因果透徹了，戒律真正能落實，持戒念佛決定得生。老師，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找誰？印光大師告訴我們念的這些書就是老師，好好去讀，好好去思惟，依教奉行。

底下一句說，『依四魔功將為正道，日月經久邪見既深』，這是講現前的社會。現前社會我們依的是什麼？記住，魔網入心，所以我們所依的是什麼？煩惱、五陰、死魔、天魔，真的，現在的社會是以這個為正道。你講佛、講古聖先賢，人家要批評、要障礙你。他的批評、他的障礙對不對？在他的理念認知裡面是對的，為什麼？他是魔網裡長大的。「日月經久邪見既深」，從小，我們中國人講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，他所受的教育是電視、是網路，從小就受這個教育，到他長大成人，他學了十幾年、二十幾年、三十幾年，以為那是正法，養成習慣了，你讓他改過來那太難了。像現在講的競爭，誰不說競爭？你要放下，我不跟人競爭了，馬上人家質问你，你在這個競爭的社會你能活得下去嗎？立刻就受到質疑。你的信心要不堅固，你不可能不退轉。

今天我們學古聖先賢的東西，學一遍夠不夠？不夠，為什麼？我們邪知邪見太深太久了，哪有說聖賢經典學個一遍，二、三遍，他就能改過自新，這什麼人？這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決定做不到。我自己學習東西的標準是三十遍，標準，至少十遍。跟我常常在一

起的都曉得，我看光碟，蔡禮旭老師講《弟子規》我看十遍。鍾茂森居士講的光碟、胡小林講的光碟，現在還有很多在大陸上企業家論壇裡面所講的，每個人的光碟我至少都看十遍。為什麼？他講得好！我喜歡聽，我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別人知道我對於這些老師講的東西我都會聽十遍。你要真正把他講的東西內容聽懂了，變成自己的知見，影響到自己的生活行為，沒有十遍以上不可能，你沒學到東西，你學到的是耳邊風。我不看電視，這諸位都知道的，不看報紙，對外面的信息完全中斷，所以我這一生非常幸福，非常的感恩。為什麼？這一生當中看我喜歡看的書，學我喜歡學的課程，這些偏見、邪惡我從來不沾染。我非常歡喜看到現在的年輕人正知正見，難得！許多人講世界末日，我不相信這句話，世間有災難，這個我承認，不至於是末日。為什麼？確實年輕人裡頭有聖賢出現，這些人值得讚歎。怎麼讚歎？多聽他們的東西就是讚歎，給社會大眾做個好樣子。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樣，遇到這個好東西，聽一遍不過癮，聽十遍，好的東西二十遍、三十遍，十遍是最低的，於是我們才真正能夠把甚深的邪見改過來。如果說一遍、二遍，三遍不想聽了，那就是底下一句話，『設遇良緣終成難改』，良緣是遇到善友，遇到正法，為什麼難改？遍數不夠。

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教，李老師在台中慈光圖書館開了個班，大專佛學講座，利用學生寒暑假期間到台中來學習，供吃供住。短期的，通常是兩個星期，最長的一次是四個星期，只辦了一屆，其他的都是兩個星期。最早的是一個星期，以後都是兩個星期。排些課程，天天給這些大專學生們上課，介紹佛法，老師很熱心，同學們也很熱烈的學習、討論。結業的時候，老師講話了，很感慨的說了一句話，你們辛辛苦苦在這個地方學了兩個星期，到電影院裡面看兩個鐘點電影就全完了。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統統回去了，所

學習的是什麼？常識、皮毛而已，不起作用。所以中國古大德提的方法，你就會想到真有道理，他說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。我當年也在台中，慈光講座我參加十一屆，從第一屆到第十一屆我都沒有缺過課，十二屆以後我沒參加了。所以我跟他們同學認識很多。為什麼收不到效果？現在我明白了，當時我不懂，我要是懂我會給老師建議，我的建議老師多半都會採納。慈光大專講座是我跟老師建議的，他採納了，動機是什麼？台灣大學成立一個佛學社，晨曦社，周宣德老居士那也是個教授，在台大幫助這些同學學佛，成立這個學社，這是台灣大專同學學佛第一個組織。周宣德老居士跟李老師是老朋友，把這個信息就傳給台中，李老師知道了很歡喜，佛法畢竟是進入高等學府了，很歡喜。

我也在座，會後我給老師說，在開會的時候很多人不好講話，大家都散會了，我跟老師在一起。我說老師，不見得是好事。他馬上臉就變色，為什麼不好？大專學生學佛，為什麼不好？正是因為他是受過高等教育，如果他受的是邪知邪見的話，誰能夠幫助他把他糾正過來？老師聽到這個話，有道理，他聽了我的話真有道理。他問我，那怎麼辦？我說：老師，你可以辦一個佛學講座，讓他們寒暑假期間到台中來，能夠聽到正的東西，慈光講座就是這樣開始的，這個緣起。老師完全接受了。第一屆四個學生，我們本省一個，另外三個都是華僑，香港一個，李相楷，馬來西亞兩個，最初四個。學習一個星期，課程一門，老師自己編了一個教材，《佛學概要十四講》。老師給他們講這個課程，我幫助這四個同學做複習、做研究討論。我讓同學們複講，老師講一個小時，一個小時的課程我讓這幾個同學複講，他們複講大概五分鐘就講完，這個差距太遠了，大學生！我看到這個程度很感嘆。我那個時候聽老師講經，我聽一個小時，讓我上台做複講，我至少能夠講五十分鐘到五十五分

鐘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我沒有想到他們十分鐘都講不到，這哪能學得到東西？從第二屆，第一屆是試驗，四個學生，第二屆正式排課程，老師找我，我們兩個在小房間研究，排哪些課程，請哪幾個人講。一共是六門課程，有解、有行、有佛教常識，常識，老師編的《十四講》，這第一門。第二門，在經典裡面選《八大人覺經》，算是佛學常識，八條，前面兩條是小乘，後面大乘。在解門，選《般若心經》，選一個《百法明門論》，解門，性相兩宗。行門，選一個《彌陀經》，淨土，另外選一個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。六門功課，期間是兩個星期。老師自己教兩門，《佛學十四講》他教，《彌陀經》他教，其餘的四門功課請四個老師，慈光大專講座就正式搞起來。第二屆人不多，十二個人，第三屆一百多人，第三屆是四個星期，人多，第三屆有六個研究生，很熱鬧。對於佛法、對整個台灣佛教有影響，但是它不夠深，就是此地講的，「邪見既深，設遇良緣」，慈光講座是良緣，「終成難改」。

如果那個時候要換成我現在，我就不贊成李老師開這六門課程，六門課程當時是跟我商量的。現在要問我，那我就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縱然是一個星期都得好處。老師什麼？老師就一個人，老師教，可以找幾個同學來複習。老師一天可以上四個小時課，另外四個小時複習，找一、二個同學輔導，能夠深入。不然的話，只是學一點佛學常識，對於改習氣起不了作用。起不了作用，還是『沈淪苦海出離無由』，果報，可見得這個事情真的不是簡單事情。我現在想了這麼多年，真正成就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長，多久才算長？至少十年，不是十天，十年專門學一樣東西。譬如學《無量壽經》，十年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成功了，十年之後這個人就是無量壽佛；十年專學《阿彌陀經》，十年之後他就是阿彌陀佛；十年之中專修《普門品》，觀音三經都不長，專攻觀音三經，十

年之後他就是活的觀世音菩薩，這才是辦法。能夠有耐心閉關十年不出門，專攻一部，這個人決定成就，就看看他有沒有耐心能夠在山上十年不出門。現在這個世界，年輕人心浮氣躁的太多了。末後大師有句話說：

【深自察之無令暫替。】

『察』是觀察，你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『無令暫替』，「替」是替代，短暫的替代都不可以。這是接著上面的，墮三惡道，誰能夠替代你？我們要想拯救，拯救的方法沒有別的，確實中國古聖先賢教給我們教學的總綱領、總原則，就是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我們一向把這句話疏忽了。中國五千年來大聖大賢怎麼學出來的？就這一句。你要想學聖學賢，走聖賢的道路，你要不守住這個原則你決定不會成就。有這種心願，這是第一個，最重要的，求三寶加持，為什麼？要給你一個修學的環境。古時候這個環境容易得，古時候寺院叢林實際上就是學校，你進入它的山門，真正認真學習，無論住多少年沒有人趕你走的。住得愈久愈受人尊敬，你愈有成就，為什麼？你有定力。有定就有智慧，清淨心生智慧，《無量壽經》上告訴我們「清淨平等覺」，覺就是智慧，智慧從哪裡生的？從清淨平等生的。所以我們今天學佛，決定不能疏忽古大德、佛菩薩的真實教誨。需不需要老師？不一定，依古人做老師。

就是在近代我們也看到，倓虛法師的自傳《影塵回憶錄》，他講到當時他有個朋友，沒出家之前在一起開個小中藥鋪，姓劉。以後他出家了，出家修行好，往生的時候瑞相稀有。那時候沒老師，他們幾個人在一塊學佛，這個劉居士喜歡《楞嚴經》，天天讀誦、研究，八年，他那個題目叫「八載寒窗讀楞嚴」，你看一部經下了八年的功夫。成績好像我們一般人沒有看出來，但是他有兩個奇異的現象出來。這個劉老有一天中午，藥鋪沒有生意，沒有人來，他



就在櫃檯打瞌睡。像是作夢一樣，他看到兩個人到他店裡來，他就起來接待，這作夢，一看這兩個人是熟人，認識的，死了，這知道，鬼來了。而且這兩個人過去跟他打官司，他贏了，這兩個人輸了，輸了就上吊吊死了。所以他也很難過，覺得這個事情做得很缺德，為了這麼一點點錢，讓這兩個人送了命。現在看他兩個人來了，是不是來要命的？所以他心裡還不安。結果一看到這兩個人走到面前，態度很好，跪在他面前。他就問：你們兩個人來有什麼事情？求超度。聽到求超度，劉居士心就定了，不是來找麻煩的。他就給他講，怎樣超度法？你要我幫你忙，以什麼方法超度？他說：你答應就行。行，我答應你。看到這兩個鬼魂踩著他的膝蓋、踩著肩膀，升天了。這怎麼回事情？八載寒窗讀《楞嚴》的功德，他要沒有這個功德，鬼不會找他，找他沒用，他沒有這個能力。現在他《楞嚴經》產生作用，所以來找他，真的超升。接著，這兩個走了，又看到一個女人帶個小孩也來了，一看是前面的妻子，那個小孩是他兒子，這都過世了。走到面前，他一看，問他來幹什麼？也是求超度。怎麼超度法？答應就行了，你看那麼簡單。答應，答應。看到踩著膝蓋、肩膀，升天了。八載寒窗！所以，我們定的時間表十年，真正十年一部經，你看八載寒窗讀楞嚴這個劉先生，你就明白了，怎麼會不能成就？哪有這個道理？這才是真正的辦法。否則的話，邪見不容易除，將來沉淪三途，沒人代替。

【此義如起信論中說也。】

《起信論》說得詳細，說這個道理。今天我們時間到了，就學習到此地。